

■倪全胜

■姜霞

# 母亲

我十五六岁的时候，父亲曾告诉我一件令他非常伤心的往事。

他说，我原有一个哥哥，活泼可爱。4岁那年，哥哥不幸得了白喉，医生认为需要动个小手术。临上手术台时，看到桌上陈列的一架架泛着寒光的金属利刃，哥哥被吓得声嘶力竭地喊着妈妈救命，从手术室夺门而逃，再不愿进去。母亲没法，跑到大街上买了个热烧饼塞到哥哥手里，好说歹说哄哥哥进了手术室。上了手术台，哪知由于医疗事故，哥哥这一去，竟是踏上了不归路。

爸爸说，母亲从手术台上抱起哥哥时，哥哥已经咽了气。母亲受不了打击，从此就疯了。疯了三四年，到有了我才慢慢好转过。爸爸最后告诫我，这都是过去的事，千万不要向妈妈提及。

那时的我，根本不懂事，根本不把父亲的警告放在心上。出于好奇，我瞅空逮着母亲不管三七二十一劈头就问：“我是不是有个哥哥……”话没说完，眼瞧着刚刚还谈笑自若的母亲马上沉默不语，变得目光呆滞、神情木然，如同忽遭雷击一般。我被吓得顿时手足无措，慌忙转移话题。有了这次深刻的教训，这之后，我再不敢在母亲面前信口开河。

其实，我平素看到的母亲不仅心灵手巧、吃苦耐劳，待人接物更是真心实意、热情大方。小时候家里兄弟姐妹多，生活困难，为了补贴家用，常见母亲拖着疲惫的身躯下班回家后紧接着就投入另一场繁忙的劳作——依靠一些简单机械，加工一批批费事耗力的手工艺品。比如缝制手套、制作烟卷等。有时我半夜三更睡眼惺忪地起床小解，仍然能发现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正干得聚精会神。

记得有一次，傍晚时分，前院邻居李大娘慕名而来，向母亲学习编织手艺。临走时，外面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母亲见此，连忙拿出家里买的雨伞和手电筒一定要李大娘带上。李大娘再三推辞不过，只好笑纳。几天后，李大娘算是归还了这些东西，可不知怎么搞的，崭新的手电筒却完全坏掉了。要知道，那可是家里唯一能值得炫耀的奢侈品。家人都埋怨母亲：“她家两步路就到了，毛毛细雨，根本不该借给她。”母亲听后笑而不言，为人处事依然热情如故。

但我知道，转过身，母亲就是一只柔弱的羔羊，心底巨大的创伤一直无法愈合。2008年，妻子临盆生育前，我给母亲打电话预先告知需要剖宫产。术后，妻顺利生下一男婴。当我第一时间跑回家，想把这一喜讯亲自报告给母亲时，却豁然察觉，大热天，母亲在床上竟然蒙头而卧。掀开被角，只见母亲涕泪满面，筛糠般抖作一团。我正满腹狐疑的当儿，听母亲哽咽着说：“我怕开刀……”

去年3月，74岁的母亲突发脑溢血，虽抢救及时，生命脱离了危险，却成了植物人。望着昏睡不醒的老母亲，往事历历在目。我时常想：母亲啊！你有情有义，看似弱不禁风，一生却历经磨难而坚韧不屈，正像一首歌唱的那样：“虽然你不能开口说一句话，却更能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虽然你不能表达你的真情，却付出了热忱的生命……”

母亲，我一定会不舍不弃，精心护理，伴您走过生命的最后一程。

■尚发高

# 想念父亲



岁月如风，转眼无踪。每每想起离开我们五年的父亲，他的音容笑貌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他生前的言谈举止历历在目，他谆谆的教诲让我受益终生。

父亲经历了战乱、灾荒，受尽了人间疾苦，一辈子没进过学堂。祖父是佃户，也没能力供子女上学。父亲小的时候，随同小伙伴到私塾学堂识字断字，因交不起学费，被私塾先生拒之门外，成为父亲一生的遗憾。父亲16岁参加解放战争，枪林弹雨、血雨腥风里摸爬滚打了3年，亲自聆听过贺龙元帅的战前动员，大小战斗参加过30多次，因父亲机智勇敢，竟没有受过一次伤。部队首长多次找他谈话，要他当班长、排长，终因不识字，自动放弃。大炼钢铁年代，他在包头钢铁厂工作，也终因文化水平低而回家务农。父亲从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深感文化对一个人的重要，他并不通晓“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大道理，就明白只有上好学，才能有文化，才能改变命运。没有文化让他一生自责和愧疚，也是他不了的情结。总自责愧对家庭，愧对孩子。

父亲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他尽一切所能给我们提供学习条件，想尽一切办法鼓励我们念好书。我们兄妹五人，没有特别原因父亲绝不中断我们的学业。我的学生时代，正赶上十年浩劫，五年小学，学校搬迁了四次。那哪是学校啊，就是土坯砌墙，麦秸草糊顶；一块木板，架在土坯垒就的台子上当课桌，学生双腿跪在地上，趴在木板上学习；老师就是本村或邻村稍微有点文化的人。自己每想逃学时，父亲总是想办法哄我去上学，或者背着我把送到学校，总是说：“孩子，好好上学，有文化才能享福。”我虽不明白父亲的意思，但从父亲殷殷的教诲和期盼的目光里，我读懂了上学对我很重要。只要学习上需要什么，父亲总能尽可能地满足。父亲辛勤劳作，省吃俭用，最大的目标

是让家里生活过得好一点，最大的希望是我们都有能耐。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向父亲索要一支英雄牌钢笔，在当时，这算是最奢侈的学习用具了。父亲满口答应我说：“卖了瓜，给你买。”那年，父亲种了两分地的甜瓜，我每天放学就往瓜地跑，盼望着瓜儿快点长大。我虽人在教室里，心却在瓜地里，那里有我的向往。忽而，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风雨夹杂着冰雹砸在教室的屋顶，也砸在我的心上。放学的铃声刚落，我第一个跑出，直奔瓜地，惨不忍睹的情形一下子模糊了我的双眼，无情的冰雹砸断瓜秧，砸烂瓜儿，我的钢笔梦因此破灭。父亲见我闷闷不乐，怕我灰心丧气，说一定给我买钢笔。那时只有父亲挣工分，母亲患病，我们兄妹多，年年是缺粮户，哪有钱买钢笔。

我高中毕业后，回家安心务农。生产队长看重我，让我收草、收粪时记账，当民兵排长、理论辅导员、卫生员，后来又让我当民办教师。父亲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供我上学终于派上了用场。1977年恢复高考，我成为村里有史以来第一个大学生跳出农门，我家的穷困潦倒的境况慢慢好转起来。父亲脸上的皱纹舒展了许多，整天美滋滋的，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工作后每次回家看望父亲，他总说：“没事别回来，工作要紧。”嘴上这么说，我知道父亲多么想让我在他身边多待一会。

我的孩子陆续上了学，见了孙子、孙女，父亲还是那句话：“孩子，好好上学，学好了带我去北京。”虽言语不多，却寄托了父亲的美好期待。三个孩子不负所望，一个考上了博士，两个考上了硕士。其中两个孩子在北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可是父亲却没等到孩子带他去北京的那一天，就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我们。

父亲走了，他的梦会一直延续下去。孩子们会朝着更远更高的目标，奋斗不止，告慰父亲含笑九泉。

# 父亲的手

打记事起，我就觉得父亲的手很丑：手指又短又粗，指甲凹陷，每个指头都伸不直，里外都是茧子，圆圆的指头肚儿像半个蚕茧上安了个指甲。

父亲天生就是干活的命。年轻时，犁地、打场，样样在行。本村谁家请他帮忙，二话不说，随后就到。记得有一年寒露，邻居困难户程大爷家缺少劳动力，麦子没种上，父亲接受邀请帮他家扶耩耩麦，周边还有几户人家也请父亲帮忙。父亲整整干了一下午没休息，虽然累，可父亲乐呵呵地，没有一丝怨言。他说乡里乡亲的，谁都有用着谁的时候。

父亲有蛮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运输落后，运送货物靠脚板。父亲说有一年用架子车拉楼板，他从县城到柳河火车站一天走了两个来回，脚底磨出了血泡。

父亲很勤快。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父亲把土地看得比金子还贵重。为了给庄稼增加肥料，父亲天不亮就挑筐拾粪，没有农活时，他还满大街打扫卫生粪，我家院子里粪堆成了一座小山。父亲也有高兴的时候，他用他那粗糙的钳子般的手捧我和弟弟的脸蛋，我们姐弟俩总是躲得远远的，嘴里嘟囔着：“爸爸手臭。”

又过了几年，父亲学起了泥瓦匠。先是在砖瓦厂做工，父亲仗着身体好，拼命地干。他说一天最多的时候能做3000块砖坯，等到下工时，手刚伸进冰凉的脸盆，人已经瞌睡得站不起来了。父亲的手虽然很难看，可我家的日子越来越好。从最初的两间茅草屋到三间大瓦房，再到1990年，我家搬进了四间楼房。

现在，父亲老了。我和弟弟都已经长大，我们也不再让父亲劳作了。再看父亲的手，虽然饱经风霜，皮肤越来越松弛，可比以前好看了。他的孙子、外孙一大群，围在他身边唱着《家和万事兴》，父亲脸上的皱纹在欢快的歌声里一天天舒展……

**“金手指杯”**

**《我的父亲母亲》**

**有奖征文**

京九晚报 商丘金手指投资公司

投稿邮箱: wdfqmzqw@163.com

本栏目由金手指投资公司独家赞助

公司电话: 18937005007

## 146. 爱莫能助

孟子直率地向戴盈之说：“如果知道多收赋税不符合道义，就应该很快停止，何须等待明年？”

戴盈之谦恭地笑笑说：“老夫子呀，宋国有宋国的难处，急不得的！”

孟子想，来见我的宋国大臣多数都舍不得丢掉眼前的利益。这样的臣子称不起贤臣。这样的人在康王周围多了，他们都不向康王出好主意，康王这个国君怎能当好呢……他委婉地问戴盈之：“你认为大夫薛居州怎么样？”

戴盈之答：“薛居州心底无私，为人正直。”

孟子又问：“康王对他信任否？”

戴盈之沉思了一下，答：“因为他过于诚实、正直，发现我王处事有不当之处就毫不隐晦地直谏，有时让我王面子上过不去，所以有时难免不得受冷遇。”

“那么，康王视国相唐鞅和大夫苏贺如何？”

戴盈之答：“国相唐鞅和大夫苏贺与薛居州完全不同。他们善于琢磨我王心理，看风使舵。这两个人在我王面前对薛居州没少诋毁，所以我王对薛居州有时冷漠，和这两个人不无关系。”

孟子惋惜地说：“薛居州，贤臣也。倘若宋国多一些薛居州那样的贤臣，对君主的不当



# 宋国演义

■刘秀森

之处及时进谏，时时都为康王出好主意，宋国何愁不强？可惜呀，可惜！几乎各国都有像薛居州这样的贤臣，但几乎都像薛居州一样遭冷落。人们都知道忠言逆耳利于行，但当真的听到逆耳之言，又有几个闻过则喜的呢？平常人听不得逆耳善言，为害于一人。君王若听不得逆耳善言，将为害于国呀！”

戴盈之见孟子言语直击君王弊病，不敢与之多言，便借故离开。

离开国府驿馆，戴盈之便去了康王那里。康王知道他刚刚求教于孟子，问他：“从孟老夫子那里得到了什么教诲？”戴盈之苦笑，并摇了摇头，说：“道不同，何言得以教诲？”康王问：“老夫子向你说了些什么？”戴盈之为了明哲保身，向他谈及的只是免税的事，别的什么也没说。

康王知道孟子主张的免税也是仁政的范畴，便说：“联想，老夫子以汤武为例言仁政之善，虽然有他的道理，但汤武与今，彼一时此一时也。他反对兼并战争，认为战争太残酷，

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何等之好啊！可惜如今诸侯争霸，都恨不得一夜间把别国吞了，在这种情况下，行仁政无疑要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我们常说‘襄公霸业’，其实，襄公成就了霸业，也丢掉了霸业。当年泓水之战，若不是襄公对楚军那样讲仁义，楚国何能那样容易战胜宋国？宋国何至败得那样惨？老夫子认为仁德可胜坚甲利兵，在当今世界，不过如同画饼而已！”

戴盈之极其赞同康王的话，说：“主公说得对。仁义只能对仁人义士讲，如果对虎狼也讲仁义，岂不是要被虎狼吃掉？”

“但是，这老夫子是不可慢待的”，康王嘱咐他说，“他有许多追随者，被称为‘亚圣’，得罪了他，是要受天下人指责的。”

戴盈之深深点头：“主公圣明。臣明白。”

康王命戴盈之派专人侍奉好孟子一行，天天以上好的酒饭待之，对老夫子关于仁政的主张，当面应诺也就是了。

实行他说的“仁政”并非易事，于是耿耿于怀，向康王辞行。康王表示再三挽留，孟子执意要走。康王以重金相赠，孟子拒之不纳，说：“大王像齐威王一样拿重金赠我，我也像拒绝齐威王一样拒绝大王。孟轲到宋国来，是想助宋国一臂之力。若只是拿金钱相赠，未免小视孟轲了。”

康王只得作罢，命戴盈之代他恭恭敬敬地将老夫子送出国门。

孟子满怀失望地站在宋国国门外，望望刚刚离开的宋国，又回头望望之前离开的齐国，不胜感叹。

他的弟子再求问他：“看来，齐国想称霸，宋国也想称霸。夫子以为齐、宋哪个能如愿？”

孟子摇摇头说：“不施仁政而欲霸天下，二者皆妄想也。若不出我料，齐国和宋国不久战事将起。”接着便感叹说：“两国同样置善言而不用，来日祸至两国，两国只怕是无可救药了！”说罢，便带领学生去了魏国，仍然义无反顾地要宣传他的主张。

不出孟子所料，齐威王接到宋国称王的文告，大为吃惊，也大为恼火。他原以为宋国早晚去朝齐，万万没有想到，在齐、魏两国称王不到半年，宋国也称起王来，心想：如此这个也称王，那个也称王，谁还来朝我齐国？不若以来假狂妄为口食，灭了宋国，以敬效尤。于是便召集大臣们商议。